

啊

！

摇
篮

徐庆东

5.7

内 容 说 明

剧本以一九四七年延安保卫战为背景，描写解放战争年代，我军指战员和保育工作者，冒着枪林弹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护送一批儿童安全转移到后方的动人故事。剧本真实地反映了党对革命后代的无限关怀，较深刻地表现了爱孩子就是爱明天的崇高思想。

剧本围绕着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着力刻划了教导员李楠的性格和思想变化。同时较成功地刻划了指挥员肖旅长、老炊事员罗桂田、保育员赵玉霞、湘竹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鲜明形象。对亮亮、冬来、丹丹、院生等不同遭遇、不同性格的孩子作了生动的描写。

剧本内容真实感人，儿童形象鲜明可爱，语言活泼生动。

啊！ 摇 篮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55,000

1980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300册

统一书号：10061·356

定价：0.28元

1 黑片

五岁男孩亮亮的呼声：“妈妈——！”

2 延安附近的大川

烟尘蔽日。嘉岭山巅的宝塔隐在淡紫色的暮霭中。

亮亮的呼声：“妈妈——！”

3 河岸石砭上

羊羔成群，咩咩蠕动。

用白粉写就的标语：男女老少武装起来，保卫延安
一九四七年春

亮亮的呼声：“妈——！”

4 老槐树附近

亮亮拼命叫着“妈妈”。保育员赵玉霞（三十六岁）心一软，手一松，亮亮便从她手中挣脱，直朝老槐树奔来。

亮亮扑在母亲方华（三十岁）的身上，双手搂住母亲的脖子不放。

方华半卧在担架上，面部呈现难言的痛苦。

赵玉霞几步赶上来。她头上挽着陕北中年妇女常见的发髻，一双温和的眼睛，同情地望着母子俩。她想把亮亮抱起来，亮亮使劲挣扎着。

亮亮可怜巴巴地：“妈妈呀……妈妈！”

方华声音颤抖地：“亮亮！跟上保育院阿姨，去吧……去呀！”

亮亮死死抓住方华：“我不，我不！”

方华急了，一发狠，在亮亮屁股上打了几巴掌。

亮亮抓着妈妈的手猛然松开了，他愣了愣，一串泪花泉涌般落下。孩子无声的、委屈的饮泣，真揪人心哪！

赵玉霞难过地背转脸去。

方华拽着赵玉霞的衣角：“大姐呀，（指着亮亮）带他去吧！”

5 河滩上

骑兵驰骋，马蹄飞腾

——川道里漫下来我人民解放军某旅。

6 公路上

部队强行军，如急风骤雨——

飞奔的脚步，溅上污泥的绑腿……

染血的绷带，闪光的枪刺……

热汗淋淋的面孔，焦躁不安的眼睛……

突然，有人高喊：“停止前进——！”

急奔的部队刹住脚步，一片混乱。

口令下传：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李楠（三十二岁）闻声，抖动马缰，向队伍前方驰去。她全副武装，驳壳枪公文皮包交叉挂在胸前，军帽被汗水浸湿。短发，浓眉，目光矜持，略显冷漠的眼睛深处，隐藏着火一般的活力。她坐在那匹毛色乌光闪亮的骏马上，更为她凭添了不少英武豪气。

部队的前缘由于被阻，散乱了。李楠策马闯入人群。但她不能前行，只好从马上跃下。

李楠边挤边问：“见鬼，出啥乱子啦？！”

她挤到人前一看——

一支骡马队伍打沟里缓缓拐出，从野战军前横穿而过，队伍两侧是步行的女同志。

骡马脖颈下套着串铃，“叮叮冬冬”，怪中听地鸣响着。引路的向导，头系白羊肚手巾，身披老羊皮大氅，在头前慢悠悠地走着。

李楠心中毛辣火热，一步跨上前去。

李楠：“喂，让让路吧！”

步行的女同志睁大眼睛望着李楠，不吭声。

李楠定睛细看，她愣住了——

骡马背上都架着驮子。驮子两边是小木床。

木床里是酣睡的孩子——红润的脸蛋，噤嚅的小嘴。

李楠见了，无可奈何地一把扯下军帽，甩开湿漉漉的头发，扇着凉风。

7 老槐树下

亮亮仍然哭着。

罗桂田（五十八岁）从人后闪出。他弯下腰，用手指在亮亮鼻梁上刮了一下。

罗桂田：“哭鼻子？没出息哟！”

亮亮不哭了，抬起泪蒙蒙的大眼睛，瞅着罗桂田。

罗桂田瘦削，高颧骨，眼睛陷在凸起的眉弓下面，脸上的皱纹似刀刻一般。嘴里衔个巴掌长的竹杆短烟锅。烟锅是用子弹壳自制的。

罗桂田对方华：“这宝贝疙瘩，真舍得打呀？”

方华含泪苦笑。

李楠出现在画面中。

罗桂田取出一本花名册，左右看看。

罗桂田对李楠：“伙计，帮个忙。”

李楠突然惊呼：“罗大叔？！”

罗桂田出乎意外：“是你呀？”

李楠：“是我……楠妹子！”

罗桂田：“来，快帮我填上这花名册！”

他不容分说，将保育员第三支队的花名册硬塞在李楠手里。李楠只好摸出钢笔，示意方华报告。

方华：“孩子叫耿亮亮，五岁……我叫方华……在旅部卫生大队工作……”

李楠：“孩子父亲——？”

方华：“牺牲了……”

李楠抬眼，用深切同情的目光看看方华。

沉默。

罗桂田抱起亮亮：“好亮亮，跟爷爷走，穿军衣，骑大马，上太行山！”

亮亮的黑眼珠一转，扑到妈妈耳边，悄声说了句话。

亮亮：“妈妈，我的红玻璃呢？”

方华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红色的玻璃片。亮亮接过，哈口气，在衣襟上擦擦，挡在眼前，朝妈妈看——妈妈变成红色的了。亮亮高兴地笑了。方华禁不住一阵心酸。

方华望着罗桂田：“大叔！要是我……这娃娃，就托付给你们了……”

她说不下去了，神情凄楚，满脸泪水。

李楠抽出毛巾递给方华，方华推开。

方华扬起脸，对抬担架的同志：“送我到崑顶上去！”

李楠朝崑顶上望去——崑顶，苍郁的梢林下，站满女

同志。

罗桂田仿佛自语：“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哇……”

8 青骡头部的特写

富有浓厚信天游风格的女高音独唱起。

歌声：

走头骡子红脑纓，

哎呀呀，翻山那个越岭上路程……

9 马背上的小木床

亮亮双手抓住床栏，眼巴巴地朝峁顶上望。

歌声：

羊羔羔吃奶望娘亲，

哎呀呀，离开那个延安想亲人……

字幕：

啊！摇篮

10 峁顶

高原的风吹拂着母亲们。

方华让同志将自己扶起，极目远望。

歌声：

山丹丹开花背洼里个红，

哎呀呀，亲生那个骨肉连着娘的心……

11 河滩上

战士们望着从眼前通过的保育院队伍，脸上的神情越加严肃、庄重。

镜头高高拉起——动人的场面：

一支细小的队伍，从容不迫，向那气势雄伟的高原挺进……

12 高原

山，山，山……

犹如巨兽蹲伏，海蛟翻腾，灰压压望不到尽头……

（字幕完）

13 画面

火光，爆炸，浓烟滚滚。

敌机盘旋俯冲，轮番轰炸扫射。

机翼上的青天白日徽，寒光刺目。

14 青石砭下梢林里

敌机尖厉的呼啸。

孩子好奇的眼睛……

山崩地裂的爆炸。

孩子恐惧的眼睛……

四散飞进的乱石。

孩子迷茫的眼睛……

敌机俯冲，子弹在马队前方扫过，溅起一串串土花。

一头骡子惊了，嘶叫，跳跃。

罗桂田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木床里的孩子抢抱出来。他把孩子放在地上，拍拍孩子的头，朝山根下一指，孩子撒腿朝前跑去。

吴湘竹（十四岁）身体单薄，两只明亮的眼睛瞪得溜圆。——这一双眼睛在她清秀的脸上未免显得太大了。——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她有点惊慌失措。

罗桂田急迫地：“湘竹！快去救孩子！”

一声震人肺腑的爆炸。

赵玉霞扑在小木床上，用身体掩护孩子。

烟尘散去。赵玉霞抱起木床里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就走。另一只木床里，小院长（三岁）探出头，手里还紧紧抓着一个布娃娃的腿。

院长呼叫：“妈呀——！”

赵玉霞回过身来，把院长挟抱出木床，放在地上。

院长抱着玉霞的腿：“妈妈！”

赵玉霞：“院长！自己跑！”

保育员甲和一管理员分别把胖冬来（五岁）和亮亮抱出小木床。两个男孩脚一沾地，就朝前猛跑。

冬来追上院生，牵着他的手朝土坡上连跑带爬。

亮亮摔了一跤，胖冬来将他扶起。

子弹把孩子身边的土打得噗噗直响。

木床里，梳着朝天抓髻的丹丹（四岁）两手堵着耳朵，尖声哭叫。

头系羊肚手巾的向导冲上来，刚跑了几步，中弹扑倒。

一个保育员冲上来，又中弹，扑倒，殷红的血渗出来。

湘竹不顾一切地在弹雨中连蹦带跳，终于扑到近前，一把抱住小丹丹。

湘竹那尚带稚气的脸上，神情紧张。

丹丹：“……湘竹阿姨，救救我……”

丹丹死命搂着湘竹的脖子，一颗大泪珠凝在眼畔。

敌机疯狂地轰炸、扫射……

（与上述画面同时，隐隐可闻嘀嘀哒哒的电台讯号声）

画外音：（一直延续到下一场面）中直第六十一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十九个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阻击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15 某高地

垅坎下我军临时指挥所。远近炮火激烈。

旅长肖汉平听参谋读着电文。他（三十五岁）与其说是个年青的将领，不如说更象个文人。他脸色略显苍白，

眸子里跳跃着两朵智慧的火苗儿。参谋刚读完电文，肖汉平一纵身，朝垅坎上飞快地跑去。

参谋在后面紧追。

炸弹爆炸！

参谋从硝烟中爬起，只见肖汉平早已站在坡顶上。

肖汉平向对面山梁远望。周围连续的爆炸，并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等参谋跑到身后，他伸出手来，参谋把望远镜递给他。

肖汉平边望边说：“把警卫排拉上去，增援三营。”

参谋面有难色：“肖旅长！”

肖汉平：“为了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他转脸冷静地看着参谋，等待他的回答。

参谋终于点点头：“……是。”

肖汉平：“把三营教导员李楠给我喊来！”

参谋：“是！”

16 山头阻击阵地

战士们正在浴血奋战。

李楠面前摆着一排打开保险盖的手榴弹。每扔出一颗，手指上便留下一个拉火环，嘴角便浮出几分笑意。

17 山下

敌人如蚁，漫山而来。

敌人迫击炮的炮口扬起，朝我山头阵地瞄准。

18 山头

李楠从烟雾中爬起，额角上淌着鲜血。卫生员冲上来，被她一掌推了个趔趄。两颗绑在一起的手榴弹又飞出手。

参谋带着警卫排进入阵地，并向李楠传达肖旅长的命令。李楠听罢，提着驳壳枪，猫腰沿交通壕奔跑。硝烟隐去了她矫健的身影……

19 某高地指挥所

李楠大步跨入指挥所。她额上的血迹已经凝结。

肖汉平劈头问道：“挂彩了？！”

李楠用手一碰额角，痛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李楠：“见鬼！子弹没咬上，倒在石头上撞了一家伙！”

肖汉平：“你的胳膊——！”

李楠忙低头看，只见左臂上棉衣开了花，渗着鲜血。

李楠弯曲手臂：“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肖汉平递给她一个急救包。

李楠解开棉衣钮扣。忽然，她看了一眼肖汉平，背过身去。

肖汉平也几乎同时转脸，向窗洞外面了望。

肖汉平随口问道：“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李楠：“反正打红眼啦！”

肖汉平：“咬咬牙吧。我看，地形还不坏。弹药够不够？”

李楠：“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

李楠包扎完毕：“……好了。”

肖汉平转回，脸把手里的电报记录递给李楠。李楠看电报。

肖汉平：“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

李楠用焦虑的眼睛望着肖汉平问：“——派谁？”

肖汉平：“派你去。”

李楠呆住了。她的手紧紧抓住驳壳枪的皮带。

肖汉平盯着李楠，不语。

李楠咬咬嘴唇，行个军礼，扭身朝外走。

肖汉平：“站住！”

李楠停步，但不回头。

肖汉平：“……这么大的火气？——你有什么牢骚？”

李楠侧转脸：“……你为什么非要把我从火线上撤下来？”

肖汉平蹙紧眉头，没开口。

李楠猛转身：“首长！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

肖汉平：“流血牺牲，为了什么？”

李楠：“保卫延安！”

肖汉平拍拍手中电报夹：“这，不都是延安的娃娃？”

李楠语塞，垂首，扯下军帽在手里攥着。

肖汉平深情地：“……他们揪着多少爹妈的心哪……（看看李楠）恐怕你现在还不大理解，将来，你也当了妈妈，你就会——”

李楠象被刺了一下：“不！不……”她闭上眼睛，镇静自己，“……我去，我服从命令……”

肖汉平观察着李楠的神情：“……那就这样吧，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边，立刻返回部队！”

李楠：“是！”

朴实敦厚的警卫班长丁大勇（十九岁）正好闯进来。他那高大的身躯，使这临时指挥所顿时显得狭小。他胸前晃动着两枚战斗奖章。

丁大勇：“马备好了！”

20 指挥所外

一匹毛色火红的骏马。

丁大勇对李楠：“看，‘火龙’！”

李楠眼睛一亮——面前真是一匹难得的好马！

“火龙”引颈长嘶。

李楠走上去，抓住马缰。马嘶叫着，使劲摇着头，似乎想挣脱李楠的手。李楠抓紧马的口嚼带子，亲昵地拍拍马的前额，把脸贴上去，用手抚摸着它闪光如缎的脖颈。

“火龙”喷着响鼻，前蹄在地上踢动，变得温顺驯服了。

肖汉平眼睛里浮现出微笑。

丁大勇对李楠：“——我们首长知道你喜欢好马，把坐骑让给你了！”

李楠猛地仰起脸，直视肖汉平。

李楠突兀地：“谢谢你，我自己有马。”

丁大勇忙说：“哎，教导员！你——嗨，……”他把话题一转，“首长，还有毛毛的事呢？”

肖汉平垂下头：“算了吧……”

丁大勇对李楠：“不成！——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寄养在马家沟姓范的老家了……你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李楠：“行。”

丁大勇：“首长，画像呢？”

肖汉平想了想，从丁大勇背着的军用皮包里取出一张纸头，走近几步，交给李楠。

李楠接过来看。

（画像特写）简练的线条勾划出一个可爱的男孩子的模样。一双眼睛酷似肖汉平。

肖汉平笑着说：“是延安鲁艺一个战友给画的。”

李楠看了看肖汉平，抿嘴笑了笑。

一声刺耳的炮弹呼啸声。

肖汉平一把拉住李楠，两个人同时卧倒在地上，炸弹在不远处爆炸。

硝烟散尽，“火龙”长嘶。

李楠轻轻推开肖汉平，跳起来，抓住火“龙”的缰绳。

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又迅速闪开。

李楠把毛毛的画像收进公文包。

李楠对肖汉平：“你可真喜欢孩子……”

这时，电报员跑步过来，向肖汉平报告。

电报员：“报告！彭总来电！”

肖汉平看完电报跑进指挥所，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支崭新的美国造汤姆式冲锋枪。

肖汉平：“丁大勇！”

丁大勇：“到！”

肖汉平把枪递给丁大勇。

肖汉平：“你跟教导员一起去！”

丁大勇：“首长！旅部空了！”

肖汉平扬扬手中电报：“我恨不得亲自去！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急中！他们后面，将会咬上敌人三个旅！”

李楠、丁大勇一惊……

21 大川里 空袭地区

李楠，丁大勇拉开马距，在炮火中，风一般飞驰。

22 河滩

马蹄踏过冰河。